

## 丝绸之路沿线宗教文化多结构考察

### *On the Multi-structure of Religion Culture in the Silk Road*

韩中义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hanzy\\_1966@sohu.com](mailto:hanzy_1966@sohu.com)

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题目，不可能在一篇较短的文章中做很深入的探讨，只能做一些宏观性的分析。这些分析从整体上了解丝绸之路宗教文化无疑是有帮助的。因此，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些简要考察，提出自己粗浅的看法，敬请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 一 丝绸之路宗教文化的“带状”分布

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 16 世纪以前，世界上的重大文化活动主要发生在欧、亚、非等三个大陆，尤其在水陆交通干线上，也就是说发生在丝绸之路沿线上。宗教文化也不例外。我们现在从空间上去观察，就知道宗教文化在这些区域中具有明显的分布带，其展现了文化上的共时现象。因此，宗教文化带大致分为以下四个：

1，伊斯兰文化带。这个带从中国到欧洲，从俄罗斯到南非。基督教文化带从欧洲到非洲，从北极到印度次大陆。南亚宗教文化带，从印度到伊朗，从南亚到东亚。非洲宗教文化带，主要在西非的撒哈拉以南和东非地区。这些宗教文化带和历史学汤恩比的文明区划分有些类似，但不完全相同。他所涉及的内容比我所说的范围要广，结

构更为复杂。需要说明的是每个宗教文化带情形也是不一致的。伊斯兰文化带以中东为中心，如同“十”字形向外伸展，且在伸展过程中也是有变化的。这个文化最初的伸展和大食帝国的军事活动是有密切相关的，早先的发展形成了“一”字形带状结构，主要分布于比利牛斯半岛、北非、西亚，及中亚这一区域。但大食帝国军事活动结束后，随着商业势力的扩展，跟随商人的脚步，伊斯兰文化向东传入到东亚，尤其是中国；向南到南亚，尤其是马来群岛，向北越过里海，进入南俄草原。十五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伊斯兰文化进入到巴尔干半岛、克里米亚等地。伊斯兰文化带的影响强弱也是不一样的，从中心的阿拉伯半岛向四方逐渐趋于减弱之势，比如在朝鲜半岛、日本虽有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但相当微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很少当地人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向撒哈拉以南传播过程中，有逐渐减弱的趋势，在中部非洲影响较小，甚至没有。同样，在欧洲也有类似情形，二战之前，西欧和北欧很少有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但二战结束以后，随着大批北非、西亚、南亚等地的劳工进入到欧洲，伊斯兰文化对欧洲有了较大的影响。

2，基督教文化带。其分布以欧洲为中心，向外扩散。其实，基督教文化是产生于东方的文化，但在中古时期向西扩张，中世纪以后成为了西方主体文化的重要标志。近代，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和现代西方经济的扩张，基督教文化在东方诸如南亚次大陆、马来群岛各地；东亚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发展迅速，大有超过本地原有宗教文化之势。就我个人的调查发现基督教文化的迅速扩张对韩国传统文化构

成了一种威胁，尤其在城市建立各种组织，诸如建立基督教大学，在农村成立各种慈善组织、建立教堂，并以此成为传播基督教文化的重要平台。

3，南亚宗教文化带。是以南亚次大陆为基础扇形向东方发展，对东边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向西则受到了伊斯兰文化的阻挡，长久以来对西边并没有产生较为深远影响。因此，成片区域特点很明显。

4，非洲宗教文化带。主要是由撒哈拉以南的中部非洲所形成的本土宗教文化地带。这个文化带在其他宗教文化未进入以前，是以本土的原始宗教文化为主，但公元4世纪基督教进入到东非。8世纪伊斯兰文化向北非、西非、东非等地扩展。近代，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在非洲的扩张，基督教文化迅速向非洲各地扩张，与当地原有的宗教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今天非洲的冲突中依然可以见到这些影子。目前，非洲宗教文化带形成了以非洲原始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为主的宗教文化格局。

上述的宗教文化带在丝绸之路沿途形成了不同的格局，并对各自所在地带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这些特点鲜明的宗教文化带给当地留下了丰富、宝贵的资源。从文化带观察宗教实际上就是从平面上了解丝绸之路沿线宗教文化的直观分布，有助于从宏观上了解这些文化。由此，从总体上把握丝绸之路宗教文化的一般现实状况，也有助于扩宽我们的视野，并用世界的眼光观察宗教文化的价值。

除了上文的宗教文化带外，丝绸之路上还有其他宗教文化带，影

响、人数有限等因素，略而不谈。

## 二 丝绸之路宗教文化的“层状”结构

如果说丝绸之路宗教文化的“带状”分布是对其现实性状况的一种观察和认识，那么丝绸之路宗教文化的“层状”结构就是对历时态的一种共时性分析和认知。这是从时间上加以观察的一种方法。细心考察就会发现，丝绸之路宗教文化的“层状”结构犹如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层。这种“层状”结构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每个空间分布的“层状”结构也是不一致的，有些地区“层状”结构变化活跃，有些地区“层状”结构较为稳定、持久；有些地区“层状”结构较为单一，而有些地区“层状”结构更为丰富。这些结构如同神秘的面纱覆盖在历史记忆之下。一般而言，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且人类活动比较活跃地区，宗教文化“层状”结构鲜明而且脉络清晰。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文化“层状”结构变化往往和当地的综合实力有着密切关系。若综合实力越强，宗教文化“层状”结构较为稳定且单一；反之，则活跃而复杂。无论如何，丝绸之路上，无法找到纯粹单一的宗教文化“层状”结构，由此大致可以归结为：1是历史上的“层状”结构。这种结构往往看上去处在一种不变的“死”的状态，积压在“活”的宗教文化之下，不认真考察和分析，不易发觉。2是现今的“层状”结构。这种结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保留着，且叠加在历史文化层之上。

丝绸之路沿线，宗教文化“层状”结构的例证有很多。诸如，从

考古资料来看，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上塔里木盆地南北道就是典型的一种宗教文化“层状”结构分布之地。历史上，这里有过原始的自然信仰，后来有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表现出来一个复杂活跃更替迅速的情形。这里有些宗教文化随着历史变迁中不复存在了，但仔细观察考古遗迹和文献资料就可以看到这些宗教文化遗迹的“层状”结构的存在。丝绸之路上，活动过的民族所信奉的宗教文化也表现出了“层状”结构，而且十分鲜明。比如，维吾尔族在历史上信仰过自然信仰、萨满教、佛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这是与该民族的所居地区、生活方式、周边民族交往等因素有关。但有些地区的宗教文化的结构在特定时间段表现得较为单一，诸如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中亚、北非等地。这些地区从七世纪开始逐步纳入到伊斯兰文化的范围之内。因此这些地区的“层状”结构在较长时间内比较稳定、单一。随着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向这些地区不断渗透，企图打破这种结构，并试图将基督教文化引入这些地区，并未完全获得成功。这些地区的宗教文化结构虽然稳定且单一，但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无论历史上还是现今，存在着多层结构。比如，两河流域曾经流行过很多宗教文化；在伊朗，有祆教徒；在黎巴嫩，“层状”结构更为复杂。宗教文化“层状”结构不仅和历史环境有关，还和政治势力变化有关，譬如南亚次大陆的宗教文化“层状”结构变化往往随着外部政治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这里最初是以南亚次大陆本土宗教为主导，但从8世纪开始，伊斯兰文化逐渐对南亚次大陆产生影响，并向大陆东部发展，到了13世纪时，伊斯兰文化开始在次大陆的有些地

区占了主导地位，并建立了穆斯林政权。于是，南亚次大陆逐渐改变了宗教文化的“层状”结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并形成了由南亚宗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构成的二元“层状”结构。但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向南亚次大陆的入侵，南亚次大陆的二元结构逐渐被打破，形成了由南亚宗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组成的“层状”结构。这种结构的形成不是宗教文化流变过程中自然演化的宗“层状”结构，而是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动因。若一种政治势力的崛起和强大，就会削弱另一种势力，宗教文化也会随着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从而发生结构性变化。这不仅是一种文化结构的变化，而且也是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但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表面上宗教文化“层状”结构维持着原有的历史状态，且不受外来势力的影响，但近年来在南亚次大陆基督教文化势力迅速渗透。因此和当地的宗教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尤其是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这对当地的和睦的宗教文化氛围构成极大的威胁。可以说，南亚次大陆的宗教文化“层状”结构在外部势力的影响下不断发生变化。

丝绸之路宗教文化“层状”结构是一种特定时段的观察，这种观察有助于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些文化的历史价值。

### 三 丝绸之路宗教文化结构的价值分析

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在平面上具有“带状”结构，在立体上具有“层状”结构，但并不是说这种结构就是一种“带”或“层”之间相互隔离，而是相互关联的。这只是我们认识丝绸之路宗教文化所采

用的一种简单的分析方法而已。实际上，丝绸之路的宗教文化是复杂多样的，相互结构是交叉的，但也有自身的特点。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要注意的是每个平面的“带状”结构有一定的界线，但并不是完全割裂，互无交往的。无论从现实还是历史来看，丝绸之路不同宗教文化带之间交往相当频繁，而且相互吸收，尤其是两个相邻的宗教文化带之间交流往来甚多，相互借鉴之处也不胜枚举。诸如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历史上交流频繁，彼此相互学习，是兄弟的宗教文化，与今天的某种对立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佛教进入中国后，完全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和原来的佛教相差甚大，这是适应当地文化的一种结果。非洲的宗教文化中也吸收了诸多其他文化的内容。这些现象有助于我们认识现实的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带所具有的特点，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不同宗教文化的固有价值，力图消除宗教文化偏见，从而促进丝绸之路不同宗教文化之间和谐相处，也有利于不同文化地区之间的交流和互鉴。

其次要注意的是每个“层状”结构是历史上的一种共时反映。其所反映的是在历史长河中内在结构的一种积累和变化，也就是说我们从一个横切面观察特定区域、特定民族在一定时段宗教文化的变迁。由此可知，丝绸之路上的任何一个地区或民族的宗教文化均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运动变化的。这样，我们更好了解丝绸之路宗教文化多重变化过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今天丝绸之路上的某个民族或地区信奉的宗教并不是亘古不变地信奉着特定的宗教。比如前文所说，西亚流行过许多宗教，包括原始宗教、祆教、犹太教、基督教、摩尼教、

伊斯兰教等。同样，中亚也流行过很多宗教。这些状况都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其丰富了当地文化的多样性，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的多重结构。

因此，我们才能用广阔的视野认识丝绸之路上曾经发生过的文化变迁，而不是用一种静止的眼光来看待今天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这种认识有助于我们用宽容态度对待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宗教文化，而不是用一种狭隘的态度赞赏某种宗教文化，又去贬低另一种宗教文化，也不可用极其野蛮的手段破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宗教文化或遗迹。实际上，丝绸之路是展示历史或现实宗教文化的最为重要的平台之一。但今天在丝绸之路上表现出了各种激进主义，诸如激进宗教的破坏；激进主义的发展方式等，无疑对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是一种灾难。众所周知，宗教文化，尤其遗迹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发挥其自身价值，前提就是必须保护好这些资源。

小结：丝绸之路沿线的宗教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我们必须理性认识这些宗教文化的价值，并合理地利用和发掘这些资源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因此，我们不仅要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的享用者，还要成为宗教文化的保护者。若只利用不保护，宗教文化资源必定不会长久；若只保护不利用，就是对宗教文化资源的浪费。用两手齐抓的办法，让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资源发挥出自身最大的价值。

韩中义，1966年出生，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